



父亲的笑

□ 青衫

小时候,我惧怕父亲,因为他不苟言笑,严肃的样子一下子拉大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,甚至拍照的时候,他也是一脸庄重。母亲常常形容父亲:天大的笑话也不能让他露出一颗牙。

尽管父亲不爱笑,但是不代表他不会笑。

上学的时候,我成绩很好,考100分是常有的事,但是这些不足以让父亲“动容”。五年级期末,我拿回家一张“劳动标兵”的奖状,父亲破天荒地笑了,还告诉母亲:“今晚给大丫头做个鸡蛋羹,这可比100分难得!”那个年代,一碗鸡蛋羹不在生病时是吃不上

的。长大以后想起这件事,还感激父亲对我的鼓励。

我考大学那年,当时教师待遇不高,师范专业很少有人报,但我还是喜欢当一名教书育人的教师,全家人只有父亲支持我。录取通知书来的那一天,父亲比我还高兴。我看到了他发自内心的笑容,眼里还有泪光闪动。那时邻居有孩子上大学,都是用木头钉个大箱子装行李等物品,父亲却拉着我到商场里买了一个相当奢侈的旅行箱,红色小方格的,很漂亮。

工作了,我有了男朋友,领回家和父母见面,只有母亲和颜悦色地和男友拉家常,父亲一脸的严肃,惹得男友心里

直发毛:“你父亲不喜欢我吗?”甚至在我的婚礼上,父亲都不笑。闺蜜说:“瞧瞧你老爸,舍不得女儿呢!”

生下女儿后,老公对我呵护有加,公公婆婆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,反倒是我,患上了轻微的产后抑郁症。老公把女儿暂时交给婆婆照顾,一心一意地看护我,逗我开心,陪我聊天散步。我痊愈后,父亲终于有了笑容。母亲告诉我,在此之前,父亲一直都担心我,担心我婚后是否幸福,是否能开开心心地过每一天,如今他知道我找了一个好人家,嫁了一个可靠的人,他放心了。

父亲老了,病了。三年

中,父亲忍受着癌症的折磨,我却越来越多地看到了他的笑脸。苦到极致的药,父亲笑着咽下;手臂上淤青的针眼,父亲笑着自嘲;甚至手术台前,父亲还给同病房的人讲笑话。

全家到处淘来的偏方,父亲听话地吃下去;家人买给他的保健品、营养品,父亲全部笑纳。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,给他买根雪糕,都要遭到一顿斥责。我们的泪都流在了心里,因为我们知道,父亲以此方式,给我们孝敬的机会,不给我们留遗憾。

如今想起父亲,就会想到他的笑,连同那些以往,都成了难忘的回忆。

暮秋且向深山行

□ 马云丹

嗨,山。我来了!

从淄川山脚下驶入入山的脉络,一脉蜿蜒而行去往山怀。沿山峦而上,土峪村山石垒砌的瓦舍便进入视野。这身旁的“远方”,在深秋里正生发着烟火诗意。

停车,便听到溪水潺潺之声。溪流流经的村庄自带幽静气质。顺着导向牌的方向,一心欢喜地奔向那一声召唤的源头。

走一段村野小路,野花欢喜地开在路两旁,迎面是红瓦灰墙的村舍,一扇斑驳的木门半掩,迎面墙上写有:嗨,山。犹如故人相见,只需一个拥抱便听见彼此的心声。

放声高呼:“嗨,山。我来了!”山高天阔回音旋回峪中,空灵又宏远,心台被涤荡得蓝

澈净朗,竟生出身是仙侠客的飘逸来。

推门而入,别有天地。青色石板小院,一池枯荷风骨飒飒。一友感叹:“秋深荷已老。”而我知道这是主人为来客存得的一份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的诗意。

一座土砖垒砌的小巧窑灶,灶下码着松木柴,散发着幽幽松香。灶上有砖石打造的烧烤炉,未烧烤时狂野的炉内点有几只细长的檀木熏香,这样的对比犹如仙侠剑锋挑茗盏,甚是惊艳。

玻璃镶嵌出半方院顶,带着梦幻之色,若有雨至定是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妙,若是晴夜必是皓月当空星辰灿烂的唯美。

一方茶桌背靠舍窗,眼前尽是山峦,正是深秋层林尽染

之景。万千美图不及身临其境的震撼。秋风微凉却吹得心思狂热,亦如那山上的红叶一簇簇一团团地热烈着。

舍外一排青竹依墙而立,呼应山居悠闲。舍内木色的基调在昏黄的灯光下折射出山村温暖柔和的舒适感。靠墙木几上摆放着红黄之色硕大的南瓜,壁炉之上粗糙奔放的黑土陶罐里插着山间折来的茱萸。

木榻临窗,有书卷慵懒在床侧,白日一窗山林葱翠,想夜晚定是一窗明月半床书的诗意,那时月光里定会倾出时光的俏模样,诗意的,灵动的,质朴的,呆萌的,狂野的都奔向心间来,无论是谁在此,不是诗句便是诗人了。

还有墙壁上圆形的小闲窗,窗中投映着一棵柿子树,

正是金秋“柿柿如意”的吉祥景致。这舍里舍外皆是景,景景相连皆是自然,还有什么比自然生长出来的景更奇丽的呢?

山间拾趣,村舍错落山峪间,豆棚瓜架果实累累,萌宠乖狗悠闲山路上。野菊黄艳,山果坠枝。

行至山巅俯望土峪村,一眼便看到青山红瓦间那间房舍墙上的字,黝黑无声的“嗨,山”,赫然发出我们对自然的心音。

黄昏,端一杯茶,面朝山峦,看霞光织梦。暮秋且向深山行,不必远方,你来,此处是远方;不必寻诗,你在,谈笑成诗篇。

山河日月等你来,身边有重逢的人,眼前有俗尘的景,深山四时等你来,归属自然,归于自我。

成功记事本

□ 马俊

同事有个“成功记事本”,上面记录着儿子每天的“成功”:早起10分钟背会了10个英语单词,绝对是额外收获;数学作业得了“优”,虽然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是优,但这个优很有分量,终于扭转了很长时间以来数学学习的低迷状态;体育课上,背着脚扭伤的同学去医务室,得到了大家的夸赞……诸如此类,几乎每天都有成功可以“记录在案”。

难怪同事的儿子那么阳光自信,每天被这么多成功环绕,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多大的肯定啊。我忽然想,其实不光

孩子,我们大人也需要一个“成功记事本”,把一天中每个微小的成功记录下来,带给自己充实感和成就感,同时也是对自己的认同,想来这应该是一件有趣的事。

成年人往往活着活着就麻木了。成功这个词好像离我很远,每天按部就班地生活、工作,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分内的事,谈不上什么成功。成功这个概念,早就被我束之高阁了,觉得有了了不起的创举才算得上成功。长久无法体验到成功的愉悦感,只觉得内心空洞而缺乏力量。人没有成就感支撑,只是机械麻木地应对一天又一天。对镜

自视,从自己脸上读到的只有“平庸”两个字。当平庸成了一种自我暗示,我们便再也不会想要突破和挑战自己,生活因此陷入一潭死水中,人生也就确实确实平庸了。

我尝试着在自己的“成功记事本”上记录:早起准备早餐,家人都说吃了顿营养美味的早餐,一整天都元气满满——一大早就享受成功的愉悦,真是一种幸福;早到单位10分钟,把办公室收拾干净,把窗台的花浇了一遍,同事推门进来的时候说:“哇,这么清新的环境!”——举手之劳就能带给别人快乐,成功或许不是多么耀眼的业绩,而是

生活中这些细碎的小收获;与同事合作完成了任务,领导虽然没有口头表扬,但我看到了他赞许的目光——完成一个小目标,就是成功。

一段时间以后,我已经有了半本“成功记录”了。随手翻翻,有些忍俊不禁,按照这样的标准,我是不是也算“成功人士”了。多年来虽然努力追逐,但一直仰望着过高的标杆,觉得自己始终庸庸碌碌,很多时候心生挫败感。一个一事无成的中年人,哪里配得上谈成功。如今我明白了,成功其实很简单,平凡人的小确幸,是每个人可以把握住的稳稳的幸福。

好脸色

□ 马亚伟

吃饭的时候,父亲的筷子刚要伸向一盘红烧肉,偷眼瞥见我在看他,立即把伸出去的筷子缩了回去。父亲血压高,医生不让吃肥肉,而他又非常喜欢吃,我只好限制他每餐吃两块。他要夹第三块红烧肉的时候,被我的眼神吓住了。

父亲的神色中有惭愧、有失落,让我觉得鼻子酸酸的。不知什么时候,父母开始看我的脸色了。想起小时候,母亲做了好吃的,还未上桌,我会偷偷从盘子里抓一点来吃。一次,我正要偷吃,隐约感觉父亲就站在身后,回头看到父亲严厉的眼神,我赶紧把手缩了回来。如今,同样的一幕上演了,不过角色颠倒,轮到父亲看我的脸色了。

亲情关系总是如此轮回,只是童年时的那一幕,最终以父亲绷不住的笑意结束,我观察到父亲脸色变好,立即大着胆子把手伸向盘子。而如今的一幕,怎么都让人觉得有些苍凉。父亲看到我的脸色,不情愿地把筷子缩回去,我们父女俩都没说什么,但这种无声的交流,气氛颇有些尴尬甚至哀伤。

母亲也是一样,总是看我的脸色。我给她买衣服,总喜欢说:“你喜欢啥样的就买啥样的。”可是,当母亲试衣服时我眉头一皱,她就果断脱下说:“这件不好看,不买了。”直到我流露出欣赏之色,她才会买下。我知道,每次母亲买下的衣服都是我看得好看的,但不一定是她最喜欢的。

父母跟我一起生活,我告诉他们,早晨起床后,要先开窗通风。一个早上,他们起床后忘了开窗,我走进他们的房间,眼睛只朝窗子看了一眼,父亲立即起身把窗子打开,母亲还不忘在我面前责怪他:“你后起床的,又忘了开窗通风,真是越老越忘性大!”父亲嘿嘿地笑着说:“你也有忘了的时候嘛,下次可得长点心。”父亲和母亲虽然是说说笑笑的口气,我却觉得有些伤怀。父母竟然开始看我的脸色了。

我想起了一句话:“如果有一天父母开始看你的脸色了,说明他们真的老了。”父母老了,不再有往日的威严,在儿女面前甚至有些战战兢兢。人老了,心态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改变吧,他们变得敏感又脆弱,他们在乎儿女的脸色、眼神。有时候,我们在父母面前没有好脸色,就是因为知道这个世界上父母最包容儿女。他们越包容,儿女就越无所顾忌,这是多么不应该啊!

既然如此,做儿女的一定要提醒自己,把好脸色留给父母,不要让他们产生更大的心理负担,这也是一种孝敬。